

## 前言

上午 11 時 30 分」)。

為求內文暢順，本書將某些需要詳細交代的部分（如地名、人物、事件背景等）載於頁底之註腳，參考資料則載於章末附註。



## 註釋

1 “War Diary,” TNA, WO 106/2401A, Appendix B, p. 1.

2 “Notices to Mariners, H.K. Winter Time and Nos. 200 to 206 of 1940,”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GA), 19/9/1941, p. 769.

昨天，東方的里維拉，  
今天，太平洋上的前哨。  
昨天，燦爛的燈火，皇冕上的寶石。  
今天，空襲下的街市，銅帽和步槍。  
昨天，消夏別墅的迴廊，  
印着主人腳上的沙，  
但是，今天蘇格蘭的軍笛響了  
加拿大的高大的客人們上前線  
中國的孤軍再也不必「逃」  
印度的騎兵隊初試他們的戰馬  
「保衛香港，粉碎侵略者」  
一是暴風雨似的一個答覆。  
這裏有全香港的聯隊，  
我們有全世界的援助。

——淵魚，〈保衛這寶石！〉《華商報》，1941 年 12 月 10 日<sup>1</sup>

## 一、出版目的、主要論點，以及本書結構

本書是一本戰史，是 2013 年出版的《孤獨前哨》之重寫版本。我們希望以現藏於各國檔案館的解密檔案為基礎，並附以地圖及參與者的回憶，討論 1941 年 12

月 8 至 25 日發生的香港戰役（又稱香港保衛戰、香港攻略戰）之背景與經過，並評價戰前各方的戰略、英國和香港政府的戰爭準備、以及英日兩軍的表現。我們不打算（亦不可能）完全重構「史實」，而是旨在提供我們對香港戰役的理解和詮釋。正如史家卡爾（Edward Carr）所云，作者對歷史的詮釋必然進入他的史實。<sup>2</sup>



《孤獨前哨》出版後，我們仍在搜集關於香港戰役的新資料，釐清了不少當年我們未解的疑問，並帶來新的研究問題和線索。2014 年，我們出版了《老兵不死：香港華籍英兵》，補白了香港戰役中華人角色的討論。此外，香港戰役的內容亦成為《東方堡壘：香港軍事史》（*Eastern Fortress: Mili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牛津大學出版社）中的重要部分。我們自 2018 年起嘗試利用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建立互動地圖重新整理香港戰役，以結合過往的研究及新資料。我們與合作夥伴亦走訪香港各地軍事遺蹟進行記錄。互動地圖整合了關於戰役的不同資料，亦使我們對戰役各方面有新的理解。其後，我們獲東華三院捐贈經費建立有關三年零八個月的三維互動地圖，過程亦使我們更能瞭解戰役中地形對作戰的影響。建基於以往研究，我們再出版了《南區二次大戰軍事遺蹟》和《英軍中的港人 1860-1997》（*Hongkongers in the British Armed Forces, 1860-1997*），並更新了有關本地服役官兵的數據庫，至今共收錄了 2,268 人的記錄。<sup>3</sup>有見累積的新資料漸增，我們決定重寫已經出版逾十年的《孤獨前哨》。從今日觀之，《孤獨前哨》的舊版本有以下問題：

（一）對守軍防衛計劃認識有限：撰寫《孤獨前哨》時，我們未有機會參考《1941 年防衛計劃》，對當時守軍作戰計劃的理解主要來自於守軍投降後撰寫的《要塞戰鬥日誌》（*Fortress War Diary*），以及駐港英軍司令莫德庇（Major General Christopher Maltby）<sup>[a]</sup>在戰後倫敦官報（London Gazette）刊登的報告。因此，我

<sup>[a]</sup> 人物傳略見〈[駐港英軍總司令部] 莫德庇〉，收錄於 1941 年香港戰役空間史研究計劃，連結：<https://digital.lib.hkbu.edu.hk/1941hkbattle/zht/data.php?show=item&id=FW00084>。

們對英軍的部署雖然有總體性的理解，但部分細節卻未能掌握，例如守軍防守醉酒灣防線和港島的戰術安排等問題。

(二) 忽略砲兵的重要性：以往我們主要參考各步兵單位的作戰紀錄，未有掌握英日雙方砲兵的戰鬥過程與經歷。近年我們得到不少雙方砲兵部隊的資料，使我們得以重新瞭解香港戰役中的作戰和戰術問題，尤其是攻港日軍如何利用其砲兵優勢，最終壓倒守軍的過程。

(三) 更多一手資料：除了上述《防衛計劃》外，尚有加拿大軍的作戰紀錄、英軍砲兵及其他輔助部隊的資料、日軍步兵部隊以外的聯隊史和紀錄，以及各種回憶史料等。這些資料填補了以往的空白，或修改了過往的結論。

(四) 對地形掌握不足：由於「香港戰役空間史研究計劃」，我們對香港戰役各個主要戰場和不少軍事遺蹟均在此進行了實地考察，並與香港理工大學團隊合作以地理空間科技重探部分地段。這些工作使我們對香港的地形有更深入的認識，並發現以往對部分戰場地形瞭解不足，以致描述不着邊際。

(五) 對參戰人員理解不清：雖然我們對交戰雙方部隊、裝備人數，以及族群組成等問題有大致掌握，但未有對香港守軍的多元組成着墨太多。近年，我們對駐港英軍中的本地軍人有更多的認識，本書將反映這些新資料。

(六) 缺乏聯合作戰的視野：香港由香港島、九龍半島，以及新界（及離島）組成，守軍的作戰計劃有不少部分需要海陸軍緊密協同。日軍進攻香港時，亦曾於馬鞍山、大嶼山，以及香港島東北岸進行兩棲行動。此外，日本海軍在香港水域亦有行動，但礙於香港海岸砲台，並不能有效支援地面行動。本書將以聯合作戰視角出發，重新審視這些行動。

(七) 對香港歷史背景描寫不足：戰前香港內部情況複雜，新版本加入了更多關於香港與抗日戰爭（1937 至 1945 年）關係、港府的戰爭準備工作，以及日方的謀略行動等內容，以加強背景的討論以顯示香港的重要性。

為何要討論 1941 年香港戰役？雖然香港戰役在規模而言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其

他戰役相比並不十分可觀，但它在近代香港歷史、抗日戰爭史、亞洲史，以至軍事史中均有其特點和值得注意的地方。本書既嘗試梳理戰役的不同面向，亦希望將之置於其他更大的背景下討論。香港戰役除了造成數千人死傷、對市區各地造成破壞，以及拉開了其後「三年零八個月」的序幕外，亦反映了當時香港在管治、社會、經濟，以及國際地位等不同面向，並不只是香港歷史上的一個註腳。此外，香港各地仍然存在不少關於這場戰爭的遺蹟，它們不但見證了當時的歷史，亦反映了戰後香港的城市發展以及自然歷史。



香港在近代史中雖為英國在亞洲的重要軍事據點，但其軍事一面卻頗為模糊。以往不少香港通史只按照香港屬於商業與貿易中心來記述殖民時期的香港故事。<sup>4</sup>就算觸及軍事史，亦大多限於砲台等「海防」設施。由這套歷史論述延伸出來的史識（或史觀）認為：「早自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以前，英國已疏於香港防衛，直至 1930 年代中期日本侵華之時，方告急忙修築『醉酒灣防線』充當防禦工事。可是，英國居然即時充滿自信，揚言當時的香港足以禦敵達半年之久。1941 年，日軍進攻香港前夕，英國又僅在該年年底倉卒派遣缺乏經驗的加拿大軍到港增援，在自我高估之下，落得迅速潰敗的慘淡收場。」<sup>5</sup>如仔細檢視兩次大戰期間香港防務的史料與遺蹟，可見上述觀點實可商榷。

從軍事史研究而言方面，此戰是研究戰爭迷霧、同盟戰爭（coalition warfare）、威懾戰略（deterrence）<sup>[a]</sup>的好例子，在作戰法及戰術層面則是兵種協同（combined arms warfare）、近岸作戰（littoral warfare）、民防工作（civil defence）以及複雜地形作戰的實例，因此值得加以討論。現代戰爭雖強調科學和組織，但有關戰爭的歷史書寫和戰爭本身一樣，均充滿着德國軍事思想家克勞

[a] 威懾戰略指決策者嘗試維持（或聲稱擁有）摧毀假想敵的實力阻止對手先發制人，或爭取時間不戰而屈人之兵。威懾戰略雖有悠久的歷史（如帝制德國時期的「存在艦隊」Fleet in being），但於冷戰時期最為流行。有關威懾戰略的詳細討論，詳見：Lawrence Freedman, *Deterr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4)。

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所謂的「戰爭迷霧」（Fog of War），使當事人及後世均難以釐清當時情況。研究 1941 年香港戰役時，似有必要留意「戰爭迷霧」的作用，而不能過分以後見之明閱讀各方的行動和決策。另一方面，不但親歷其境者少有對戰爭過程有全面而抽離的認識，有關戰爭的論述更會不斷受到社會或政治的知識 / 權力作用所影響，因此處理史料時亦宜多比較各方資料。<sup>6</sup>

近年，得益於地理資訊系統（GIS）的使用，我們亦對香港戰役的各個階段的不同層面有新看法。透過構建以時間和空間為重心的資料庫並把相關的歷史地圖進行空間對位（georeferencing），我們比以往更能理解距離、自然與人文狀況以及天氣對作戰的影響。此外，空間史計劃容許我們重新閱讀各部隊的作戰記錄，更可以把它們以互動地圖形式視像化，是我們可以發現文字描述中可能被忽略的雙方互動，以及雙方行動中的先後甚至因果關係。GIS 亦讓我們整理戰役前後拍攝的照片，它們亦使我們可以對作戰空間有更深入的認識，並發現檔案、報紙，甚至口述歷史都不一定提及的歷史細節。近年，我們亦製作了關於香港軍事遺蹟及三年零八個月的立體活動地圖，使我們更能理解地形對攻守雙方而言如何重要，並如何影響了雙方的部署與作戰。

總括本書內容，可見英帝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1919 至 1939 年）雖然面對經濟危機和裁軍，但亦瞭解日本對亞洲的威脅，故此對香港防務有持續的討論和資源投入。可是，由於歐洲形勢日壞，英國自 1930 年代中期已無力派遣大軍增援香港。因此，香港雖然在經濟上頗為重要，但在軍事上只是英帝國的一個「前哨」。1937 至 1941 年間，各方均視香港為重要戰略據點：英國視之為鼓勵中美抗日的象徵、國民政府從香港進口軍需抗日並進行情報和金融工作、中共視香港為活動據點、日軍則希望消除英國對南進的威脅並控制南中國海，更打算利用香港為顛覆國民政府的基地。雖然英國忙於在歐洲應付德意兩國，卻仍堅持在港駐軍，以顯示決心，並拉攏中美等國合作以威懾日本。此思維亦解釋了英國邀請加拿大於 1941 年 9 月派兵到港的決定。可是，英美錯誤估計日本將於何時開戰，



遂使香港守軍與港府在 1941 年 12 月尚未完成戰爭準備即陷於險境。直至 1940 年 4 月，港督羅富國<sup>[a]</sup>（Geoffry Northcote）對備戰持消極態度，使備戰工作進展緩慢。護督岳桐中將<sup>[b]</sup>（Lieutenant General Edward Norton）和羅富國的後任楊慕琦<sup>[c]</sup>（Mark Young）均積極備戰，雖然過程引起市民及民意代表不滿政府權力膨脹及貪污問題，但後者上任後推行廉政改革等重要措施，嘗試提高港府認受性，又鼓勵華人參與保護香港，這些變革雖因戰爭而中斷，但有不少於戰後重現。戰役期間，駐港英、印、加軍、本地人員以及國共雙方倚仗戰前多年建築的防禦工事和相關計劃，在新界、九龍山脊，以及香港島各地抵抗。雖然守軍初戰時大致跟隨計劃進行，但由於日軍佔領城門碉堡和金山，逼使守軍提早撤到港島。其後，雙方進行砲戰，日軍在低估守軍意圖和防務的情況下制定了粗疏的作戰計劃。結果，日軍登陸後各部盲目推進，而且因為缺乏砲兵支援而傷亡慘重，守軍亦在不斷進行的反攻中消耗了力量。其後，日軍集中砲兵兵力到港島，並加強了步砲協調，逐漸瓦解了英軍在港島山脊、南區，以及赤柱的抵抗。最終，守軍雖未能保住香港，但亦使日軍蒙受不少損失。

本書共分為 13 章，首章討論出版緣起，兼論香港軍事地理。第二章詳述英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亞洲防衛政策、香港在戰爭爆發前的戰略地位、加國派兵原委、以及開戰過程。第三章概述香港防禦工事，討論香港要塞的整體佈局、醉酒灣防線起源與整體設計、港島防禦工事，以及海上防禦等。第四章討論戰前香港內部情況，包括國共在港活動、港府的戰爭準備、香港在戰爭初期的經濟貢獻，以及日軍在港情報工作等。第五章詳述雙方部隊和作戰計劃，並評價其得失。第六章敍述開戰初期港九作戰經過，例如空襲啟德機場、新界戰鬥、城門碉堡淪陷、英軍撤離九龍過程等。第七章分析日軍登陸作戰計劃，並討論兩軍隔岸

<sup>[a]</sup> 人物傳略詳見附錄五。

<sup>[b]</sup> 同上。

<sup>[c]</sup> 同上。

砲戰。第八章詳論 1941 年 12 月 18 至 25 日的港島戰鬥不同階段，討論雙方登陸初期的混亂、英軍反攻失敗、日軍逐漸利用砲兵克服抵抗的過程，並兼論赤柱戰鬥的沿起、過程，以及對戰鬥的影響等。第九至十二章討論戰役的不同方面，其中第九章以雙方海軍行動為中心，討論雙方聯合作戰的得失，第十章討論本地居民與國共兩黨的參與，第十一章評論戰役期間的民防，第十二章則以例子概述戰役期間的日軍暴行。第十三章為本書結論，主要討論與戰役相關的歷史問題並評價兩軍表現。

## 二、香港軍事地理



香港位於華南沿岸，北接廣東省，東臨太平洋，南望南中國海，西鄰珠江口。至 1941 年，經歷一個世紀的發展，香港已成為英帝國的遠東前哨和中外貿易的重要商埠，戰略地位不言而喻（地圖 1、2）。<sup>7</sup>至該年初，香港人口約有 1,300,000 人，其中約 800,000 人居於港島，其餘居於九龍和新界。<sup>8</sup>

在作戰和戰術層面而言，香港地形複雜而且缺乏縱深空間、雖然有易於防守的天險，但崎嶇的山路又容易令部隊被孤立，可謂難守難攻。位於邊境的深圳河河面不算寬闊，南岸雖有若干丘陵地帶，但從北至南的坡度平緩而且高度有限，不足以構成天然防線，其後方即為上水、粉嶺，其左右兩旁的落馬洲、打鼓嶺地勢更為平緩，有如向北敞開之大門。東側的沙頭角海由於地形遮蔽而風平浪靜，適合大部隊登陸，威脅深圳河一線的右翼。西側的后海灣則由於水流急促，不利部隊登陸（新界六日戰爭時，英軍曾於新界西岸登陸，但上岸過程頗為混亂）。



地圖 1：香港在亞洲的位置。



地圖 2：香港全圖，1941 年。



越過上水、粉嶺及新田一帶的平原後，則有由雞公嶺、大刀屨、九龍坑山、八仙嶺等高地。此處只有四處位置適合敵人往南前進，分別為西側之青山道<sup>(a)</sup>、中央之高球會坳、大埔道及龍山坳。此處本應適合構成一道防線，但後方的吐露港亦適合敵軍登陸。1899 年英軍進攻錦田一帶時，即於吐露港登陸。此線約長 24 公里，如守軍有足夠兵力，則可考慮據山而守，以火力壓制前方低地。但奈何 1941 年守軍兵力不足，亦沒有固定工事支撐。

錦田、元朗平原以南的大帽山形成一道看似難以逾越的障礙，這座最高超過海拔 960 米的山峰將新界與九龍之間隔開。除了青山道及大埔道繞經左右兩側之外，只有大帽山東側之鉛礦坳及西側之川龍<sup>(b)</sup>較適合行軍。不過，吐露港亦威脅著大帽山的右翼，守軍亦無足夠兵力和工事防守此線。

沙田海及葵涌的醉酒灣在大帽山以南形成一處瓶頸地帶，全長約八公里，夾在中央則有金山及孖指徑等高地。1937 年建成的城門水塘將前往該地帶的路徑分成東西兩部分，東部被流經針山以南及大圍後出沙田海的城門河阻隔；西部有上葵涌及德士古半島形成的丘陵地帶，以及下葵涌、金山、孖指徑一帶的高地可以防守。這些地段亦成為醉酒灣防線西半部的主要部分。

在沙田海以南，有一系列高地隔開九龍半島和新界，有時被英軍統稱為「九龍山脊」(Kowloon Ridge)或「山坳線」(Line of Passes)。這列由鷹巢山<sup>(c)</sup>、畢架山、獅子山、雞胸山、慈雲山、大老山、東山、象山、飛鵝山等所形成的高地線是敵軍進入九龍半島市區前的最後一道屏障。由於山脊部分地段地勢險要，守軍可以據守各個山坳，妨礙敵人進入市區，這些山坳由西至東分別為青山道、荔枝角坳、大埔道、鐵路坳、九龍坳、嘉德坳、沙田坳、吊草岩、大老坳、及稅關凹。

<sup>(a)</sup> 1970 年以前，從邊境至九龍的公路稱為青山道和大埔道，其後才有青山 / 大埔道（邊境至九龍）和青山 / 大埔道（九龍市區內）之分。

<sup>(b)</sup> 即今荃錦公路。

<sup>(c)</sup> 今亦稱尖山。



地圖 3：新界及九龍全圖，1941 年。



地圖 4：港島全圖，1941 年。

這些山坳之間有小徑連接，作東西聯絡之用，日後將演變成今日之麥理浩徑。慈雲山、大老山及飛鵝山一帶則可利用扎山道及和安達臣道連接西南面的九龍半島以及東南面的魔鬼山半島。

九龍山脊大多在海拔 400 米以上，不但俯瞰九龍半島，亦可飽覽整個港島北岸。一旦敵軍利用九龍山脊或琵琶山、老龍坑、魔鬼山等九龍半島的高地作為砲兵觀測點，將可指揮砲兵打擊港島北岸的據點，北岸守軍的行動亦會因而受到制肘。

山脊以南的九龍半島則幾乎無險可守，除了鑽石山及老龍坑較高以外，九龍半島的丘陵大多已因城市發展而被削平，而且隨着九龍市區逐步發展，九龍各處

均由彌敦道、界限街、太子道、窩打老道、加士居道、漆咸道、馬頭圍道、清水灣道等連接而四通八達，而且巷戰勢將極為混亂，並造成大量華人傷亡，因此守軍從未考慮。

在九龍半島以東、飛鵝山以南，蕉欄樹、五桂山、照鏡環山及魔鬼山形成一處具有數道屏障的半島，守軍可在五桂山和照鏡環山建立防線，魔鬼山上更早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已建有碉堡，連同受到港島北岸火力覆蓋的九龍灣以及臨將軍澳海一側的陡峭崖壁，此地適合守軍放棄九龍後進行後衛作戰。

大老山、飛鵝山以東地區的蠔涌、鷓鴣山一帶為醉酒灣防線東端，面向牛尾海，如敵軍在此登陸，則可威脅防線右翼，經井欄樹突進到飛鵝山。可是，這個

區域雖然為日後抗日遊擊戰提供理想的根據地和活動範圍，但就 1941 年香港戰役而言，則無太大關係。

香港島以多山著稱。摩星嶺、西高山、太平山、奇力山、歌賦山、金馬倫山、班納山、聶高遜山<sup>(a)</sup>在港島西部形成由西向東的山脈。另一方面，寶馬山、渣甸山、畢拿山、紫蘿蘭山、赤柱崗、龜山、蓮花井山、赤柱半島及柏架山、西灣山、野豬徑、白筆山、哥連臣山、砵甸乍山、龍脊、鶴咀半島分別形成兩道從北向南的山脈。這三組山脈將港島南北一分為二，南北岸當時主要依靠西面的域多利道和薄扶林道、中部的黃泥涌峽道以及東面的大潭道連接。此外，貫通南北的尚有馬己仙峽、灣仔峽、中峽、大風坳，均適合部隊行進。除了往來南北的交通外，橫亘港島東西部分的主要幹道分別為北岸之英皇道及皇后大道、中央的司徒拔道、堅尼地道、馬己仙峽道以及南岸的域多利道、黃竹坑道、深水灣道、淺水灣道、大潭道等，布力徑以及赤柱峽則為另外兩條位處中部貫通東西的道路，但兩者容量較少，其中赤柱峽由於其較中心的位置，成為港島東英軍砲兵集中之地。

與九龍山脊遙遙相對的港島地形，對守軍而言猶如兩面刃。雖然南岸守軍因受山脊保護而不受北面而來的砲火騷擾，但北岸守軍的一舉一動卻暴露於敵軍眼前，而且任何一座山峰一旦落入敵手，將可俯瞰四周環境，守軍只能在敵人眼底下、在狹窄的空間實施反擊。

總而言之，香港軍事地形複雜。除非有龐大兵力，否則新界大片土地即使山岳丘陵眾多亦不適合作長期防守；港島地形雖有利於守軍作戰，不過受到九龍山脈俯瞰，加上四通八達道路在便利守軍機動的同時亦給予敵軍快速擴大戰果之機。進攻者雖享有不少優勢，有時亦不得不正面進攻山上的守軍，複雜的山勢亦減低了重型火砲的作用。

<sup>(a)</sup> 現時多稱為聶高信山。

## 註釋



- 1 引自陳智德，《板蕩時代的抒情：抗戰時期的香港與文學》（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8），頁 255-256。
- 2 「史實」一詞本身已可能出現歧義。Alun Munslow, *Deconstructing Histor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90-91。
- 3 〈香港參戰人員名單〉，收錄於 1941 年香港戰役空間史研究計劃，連結：<https://digital.lib.hkbu.edu.hk/1941hkbattle/en/data.php?show=list&find-in=List%20of%20Hong%20Kong%20combatants>。
- 4 鄭智文，〈重檢香港軍事史論述：二次大戰期間的重要片斷〉，張少強、馬傑偉、吳俊雄、呂大樂、李昊（主編），《香港想像軌跡：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 2012》（電子版）（香港：jcMotion，2013）。
- 5 鄭智文，〈重檢香港軍事史論述：二次大戰期間的重要片斷〉。
- 6 Michael Neiberg, "War and Society," Matthew Hughes & William Philpott. (eds.), *Modern Military History* (London: Palgrave, 2006), pp. 54-55; Cheung Siu-Keung, "Hong Kong: Geopolitics and Intellectual Practice,"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 13, No. 3, 2012, pp. 1-19. *Report on the Social & Economic Progress of the People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for the Year 1938*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39), ch. 1; 參謀本部，《香港兵要地誌》（東京：參謀本部，1938），頁 6。
- 8 "Memorandum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general public," 10/1941, TNA, CO 129/589/4.

## 能守則守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  
香港防衛

